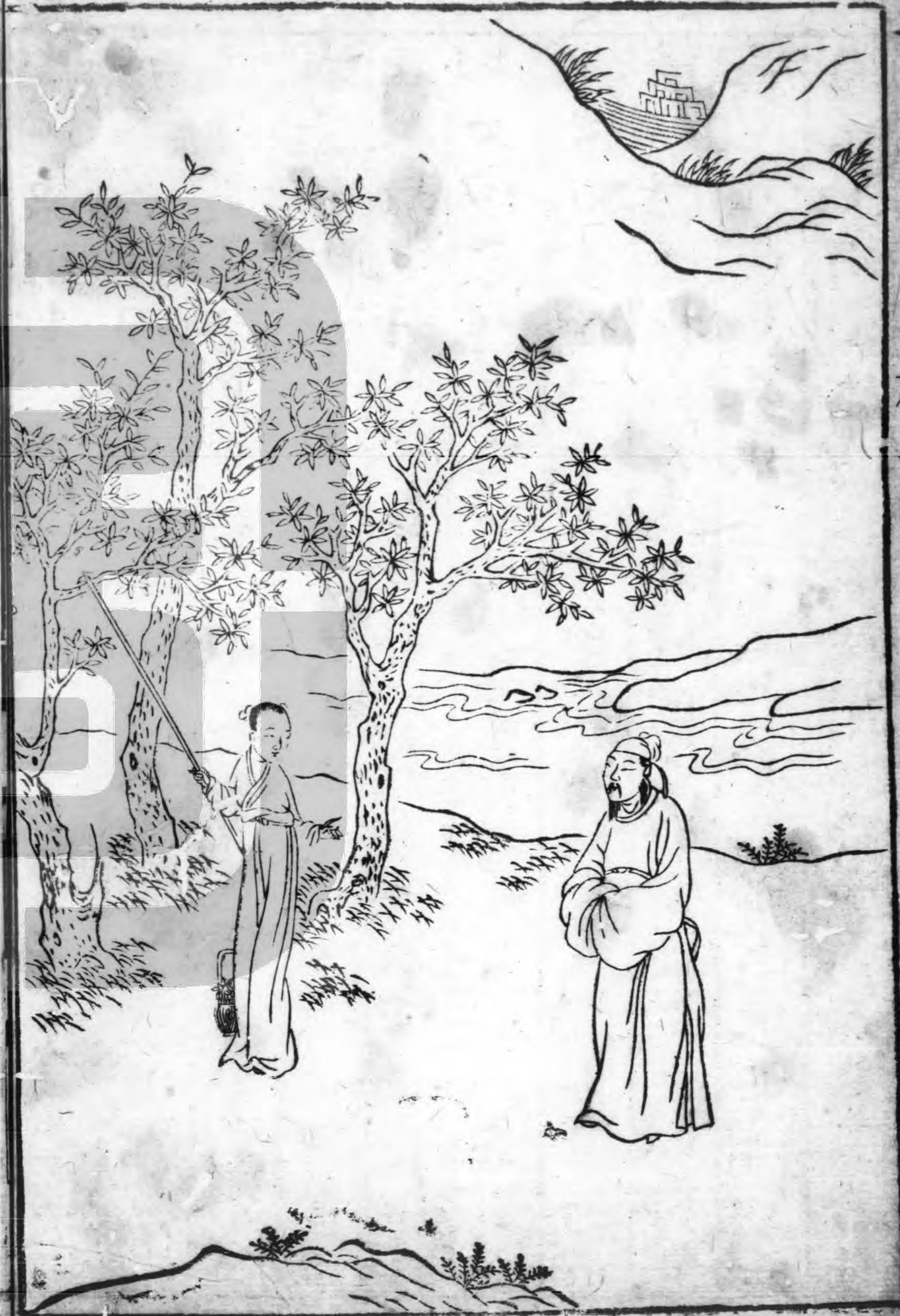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八

周郊婦人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于郊之婦人也周赧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為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于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昔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之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至昭公二十二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福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譬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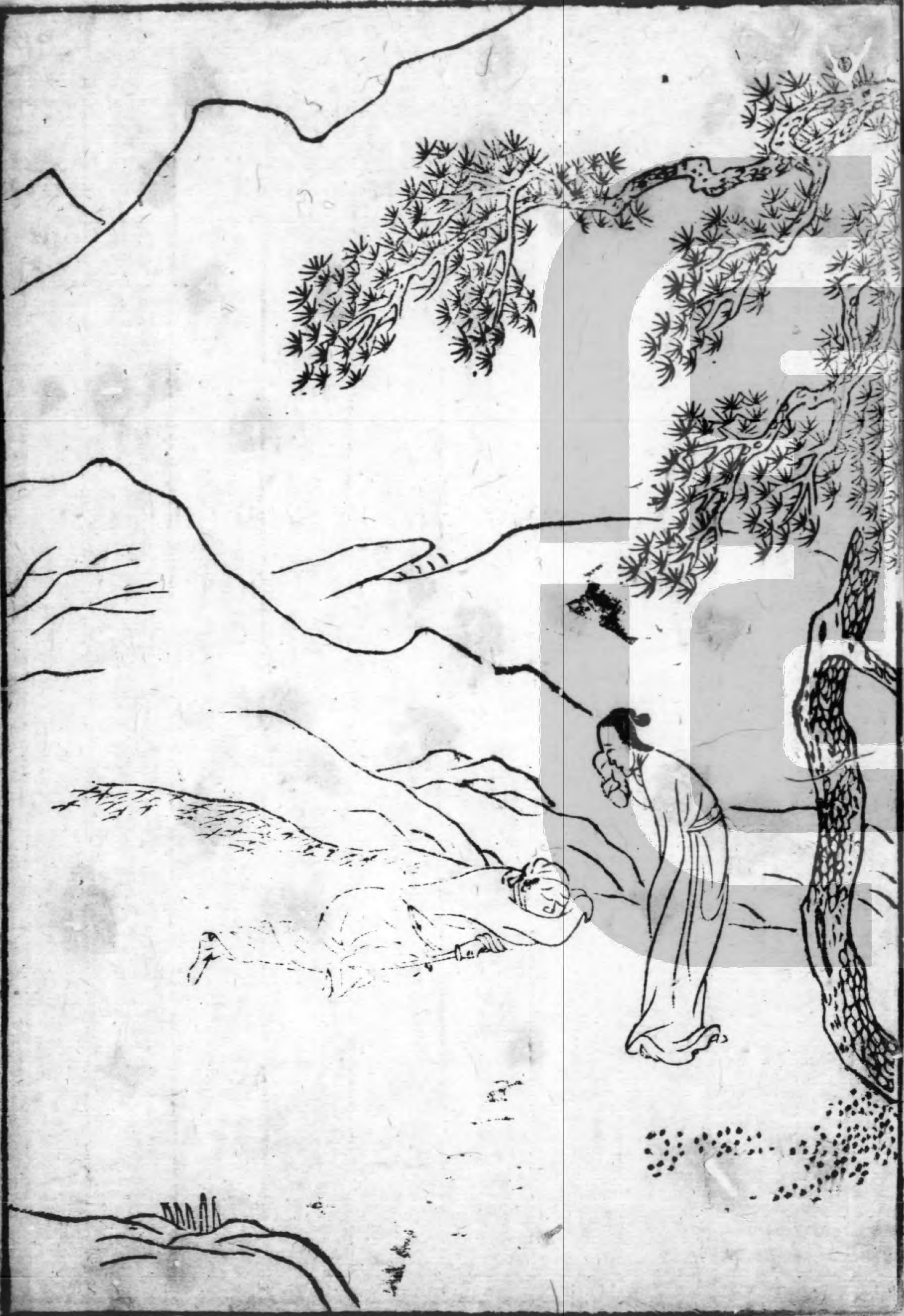


陳辯女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于宋道
 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舍汝
 採桑女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
 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為我歌其
 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鷄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
 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鷄安在女曰
 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飢餓加之以師旅
 其人且亡而况鷄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
 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鷄顧刺

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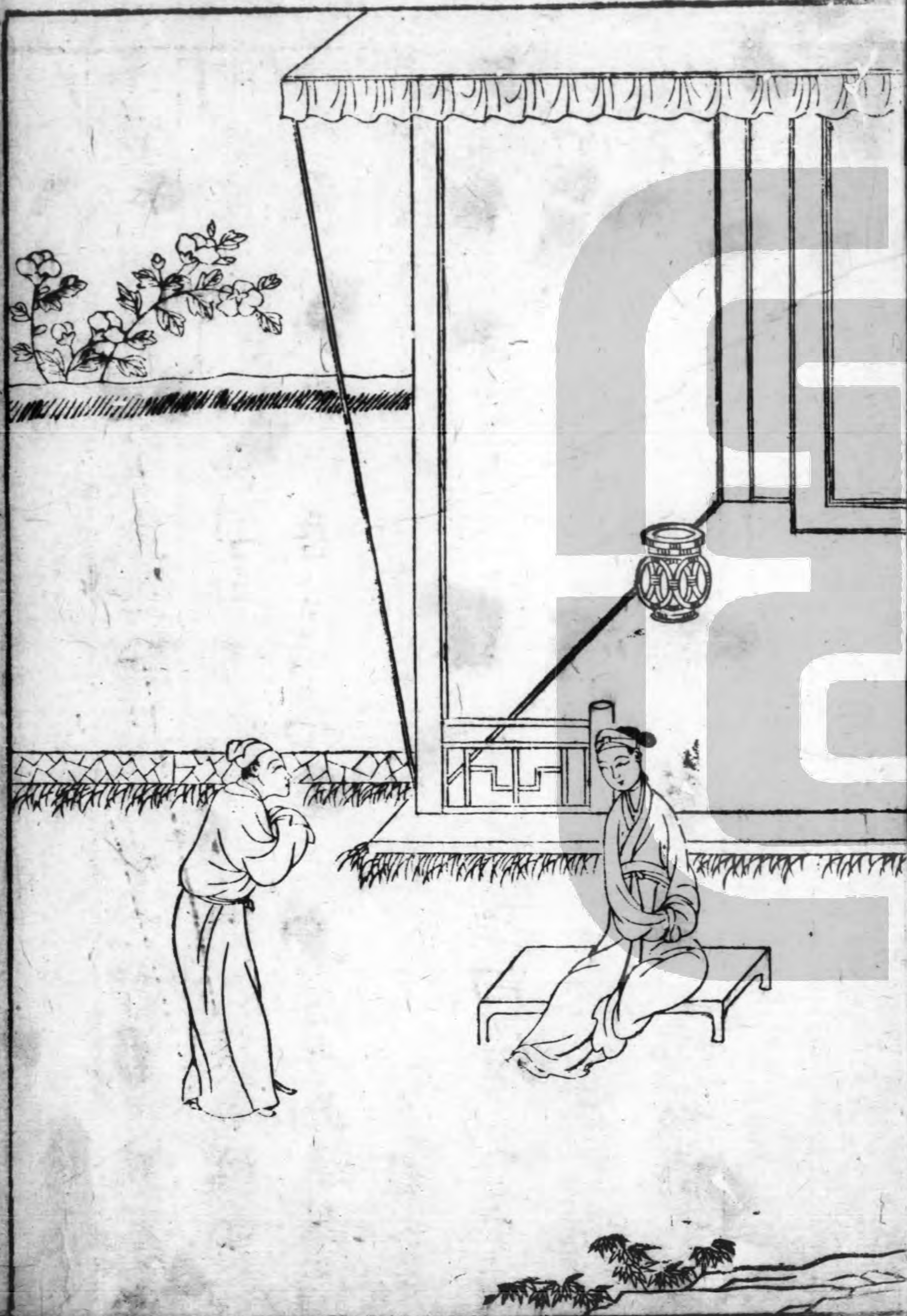
聶政姊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既終，獨有姊在。及為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刎而死。韓暴其尸于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為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于尸下。晉趙楚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王孫氏母

王孫氏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陳嬰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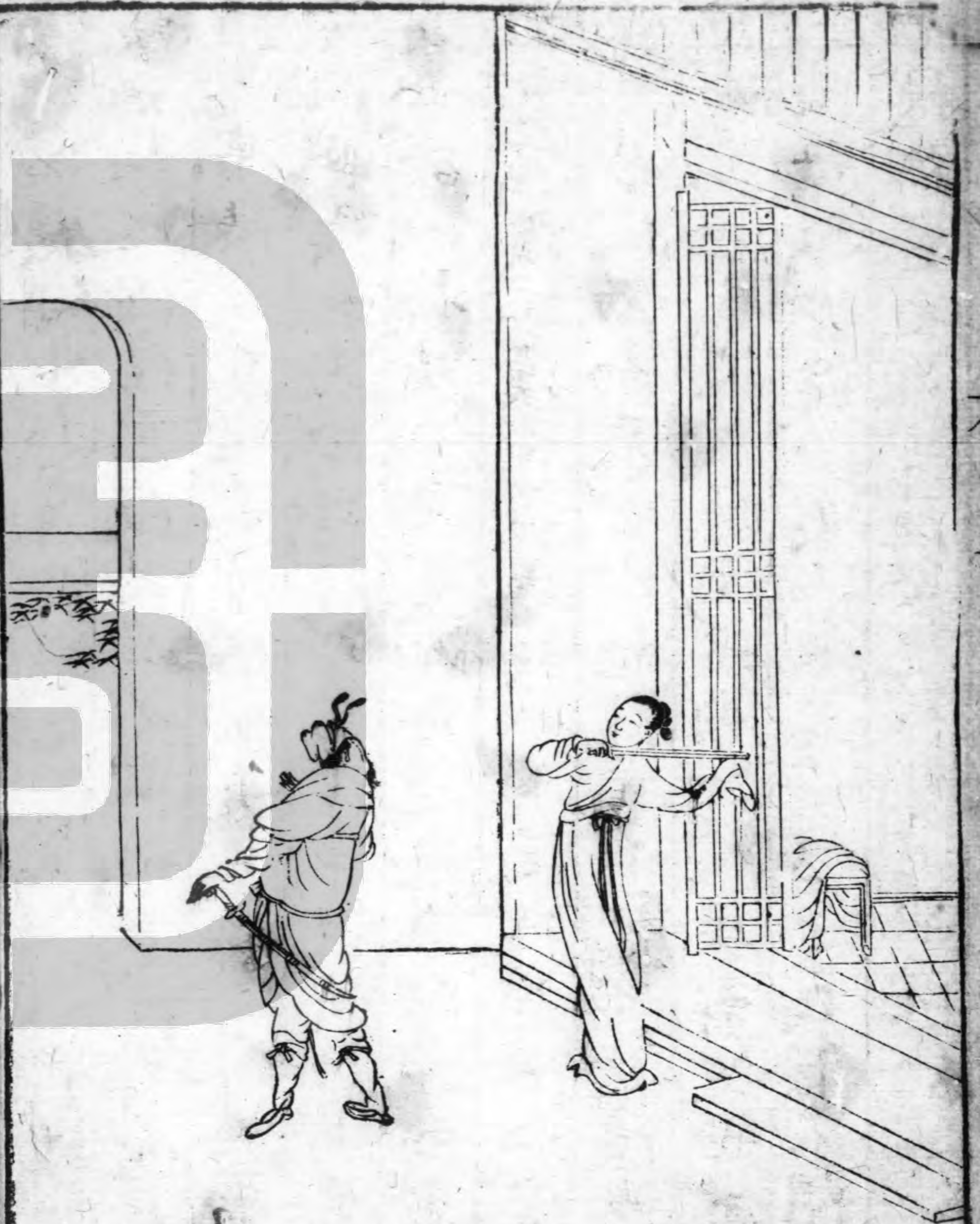
史大願刻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為東陽令大居縣素信為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歛立嬰為王嬰母曰我為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此之謂也

王陵母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為縣邑豪高祖徵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為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二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專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張湯母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為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悛改後果為丞相嚴青翟及三長史所怨會趙主上書言湯罪繫廷尉丞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歆厚葬之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已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禁
六
六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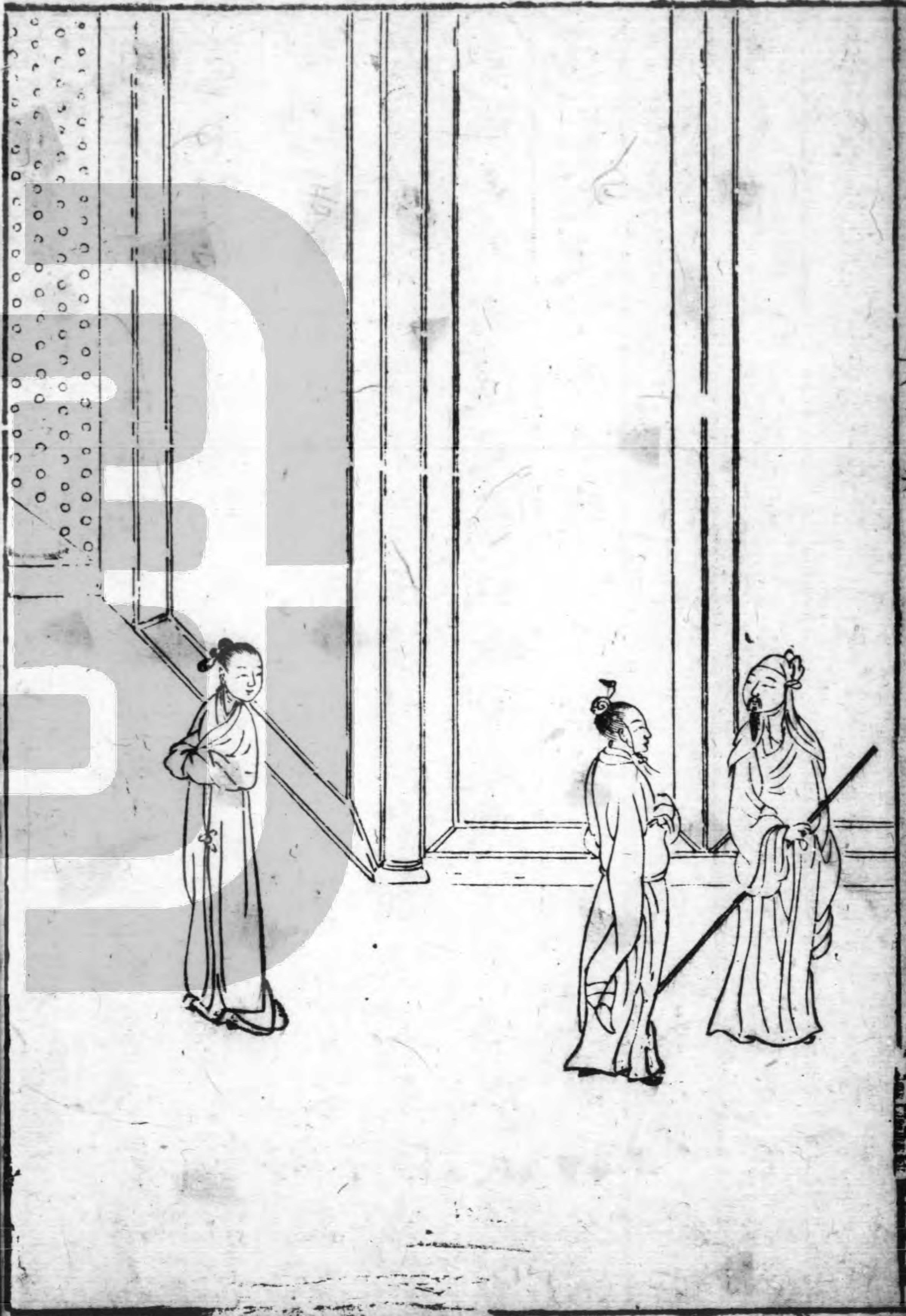
雋不疑母

教下頑
刻有不
疑三字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為京兆尹行縣
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于
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為吏不
嚴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
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雷之行于下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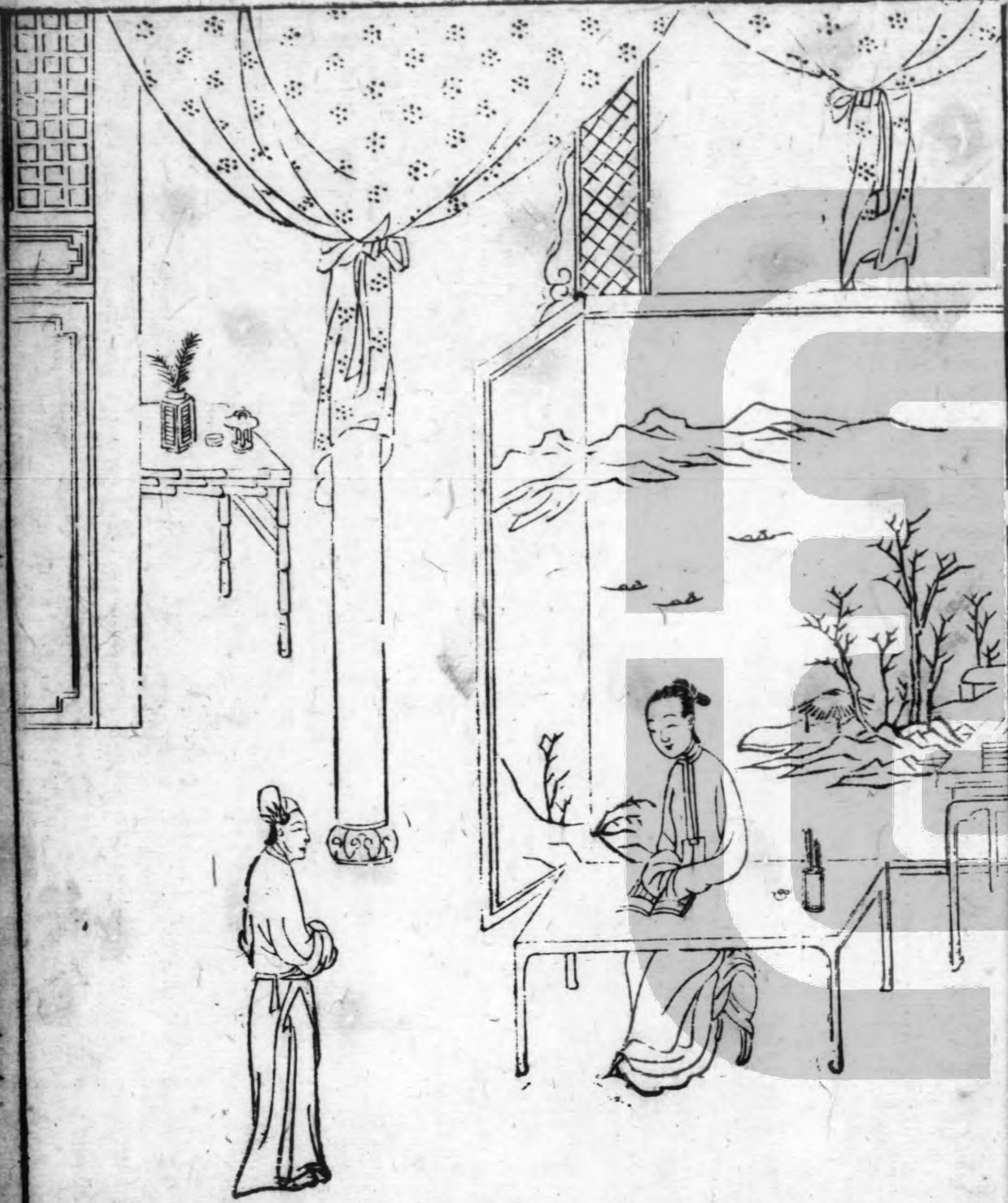
楊夫人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
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
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
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而已延年出
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
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
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
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
帝居月餘敞薨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



辰願刻
辰願
廣折板
證云今
古作辰

也 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



霍夫人顯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奢淫虐
害不循軌度光以忠慎受孝武皇帝遺詔輔翼少主
當孝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
有小女字成君欲貴之其道無由會宣帝許后當產
疾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婦人挽乳大故十死一生
今皇后當挽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為后富貴
共之衍承其言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殺
許后事急顯以情告光驚愕業已治衍奏因令上
署勿論顯遂為成君衣補治入宮具果立為后是時

許后之子以正適立為太子顯怒嘔血不食曰此乃
帝在民間時子安得為太子即我女有子反當為王
耶復教皇后令毒殺太子皇后數召太子食保阿軻
先嘗之先既薨子禹嗣為博陸侯顯改更光時所造
塋而侈大之築神道為輦閣幽閉良人奴婢又治第
宅作乘輿輦畫繡網鞞黃金塗為薦輪侍婢以五采
絲輓顯遊戲又與監奴馮子都淫亂禹等縱弛曰甚
宣帝既聞霍氏不道又弑許后事泄顯恐怖乃謀為
逆欲廢天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皆腰斬而顯棄
市后廢處昭臺宮詩云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言肆於

絲願刻

肆願刻

惡不知其為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嚴延年母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傳属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謂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為御歸府舍母畢正席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為言之後歲餘為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于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今矣其嚴母之謂也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
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為長使數月
為美人生男是為中山孝王美人為婕妤建昭中上
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
貴人傳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
殺熊天子問婕妤好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
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
以此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
妤為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

漢馮昭儀



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曰見義不為無
勇也昭儀兼之矣



王章妻女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為書生學于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泣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于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官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為鳳所舉意不肯附會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流涕時郎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由是為鳳所陷事至大遂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曰平日坐獄上聞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成都侯王商為大將軍問章無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衆庶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為威虐之政則無罪而溝谷也

班婕妤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况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辨始選入後宮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于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嬃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于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立為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



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妬譖訴婕妤云挾邪詛祝
考問班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
蒙福為邪歎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誅
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為也上善其對而憐閔之
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
太后于長信宮上許焉婕妤好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曰
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淵靈登薄軀于宮闈兮
充下陳于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
光烈之俞赫兮奉隆寵于增成既過幸于非位兮竊
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褱以自思陳女

祐願刻

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癡
豔之為尤羨皇英之女舜兮榮任妣之母周雖愚陋
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閱繁華
之不滋痛陽祿與祐館兮仍襁褓而離災豈一人之
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遂奄莫
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于罪郵奉供養
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未流供灑掃于帷幄兮永終死
以為期願歸骨于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
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
庭萋兮綠草生廣屋蔭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冷

帷幄暗願
刻簷帷

緯終作悴
慘龍作轉

感惟裳兮發紅羅絳綵兮紉素聲神眇々兮窈龍
處君不御兮誰為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
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消
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嚮兮高明處
生民兮極休勉娛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祿衣白
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費因葬園
中君子謂班婕妤好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
卒于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諧定姜之知也求
供養于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
不然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
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其班婕妤好之謂也

趙飛燕姊妹

趙飛燕姊妹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
飛燕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帝嘗微
行出過河陽主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
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乃封父臨為成
陽侯有頃立飛燕為皇后其弟為昭儀飛燕為后而
寵衰昭儀寵無比居昭陽舍其中廷彤朱殿上漆砌
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
玉明珠翠羽飾之後宮未嘗有焉姊妹專寵而悉無
子嬌媚不遜嫉妬後宮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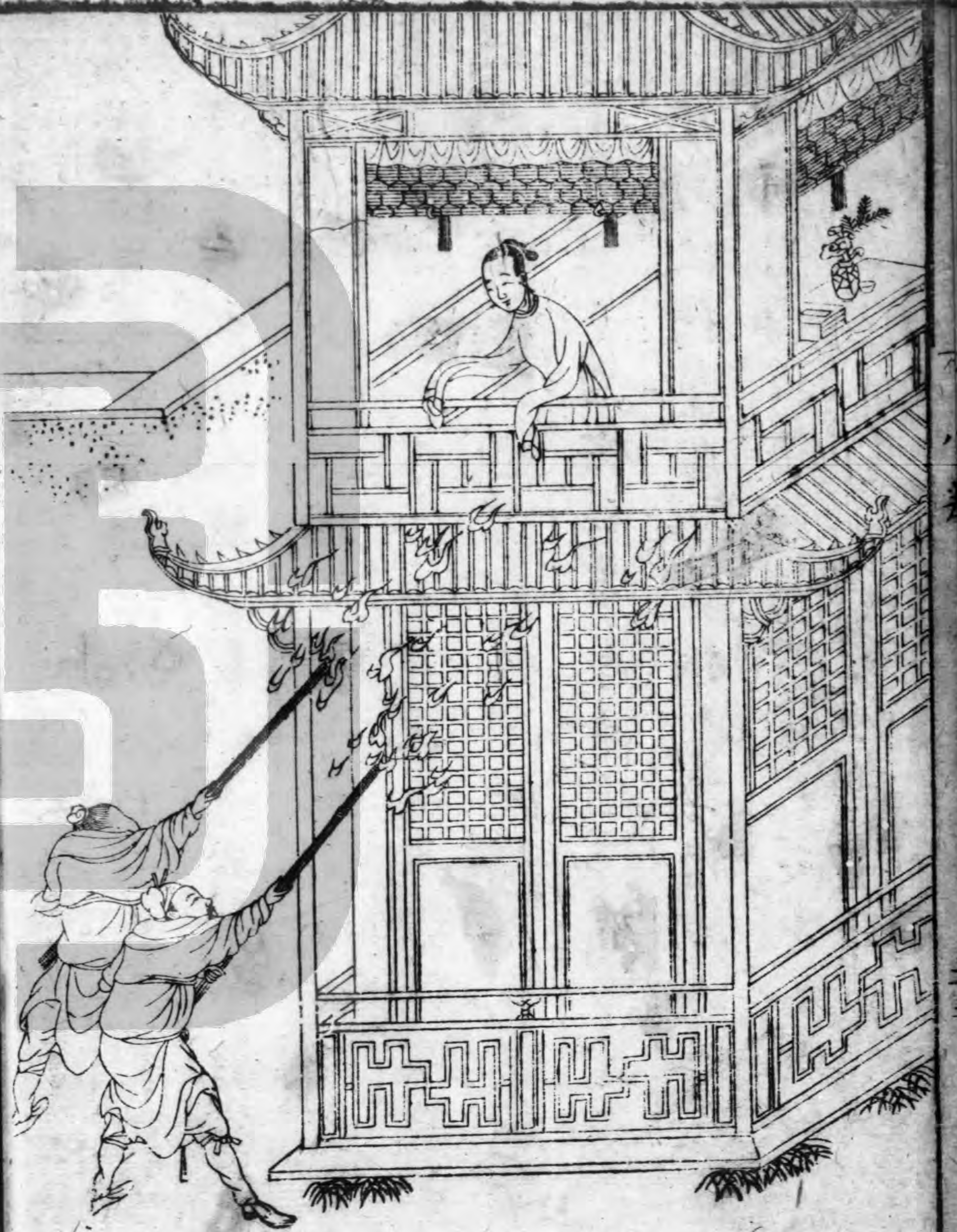


厥利無以
手自搏以頭擊柱從床上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
樹
我下厥利
重我字
故作欲

謂帝曰常給我從中宮來今許美人子何從生懟以
安置我欲歸爾帝曰我故語之反怒為亦不食昭儀
曰陛下自如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言約不負汝今許
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
使天下無出趙氏之上者無憂也乃詔許氏夫人令
殺所生兒華篋盛緘之帝與昭儀共視復緘封以御
史中丞印出埋獄垣下中宮史曹官字偉能御幸生
子帝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殺之宮未殺昭儀怒
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黃門奏事曰陛下無繼嗣子無
貴賤唯留意帝不聽時見生八九日遂取去殺之昭
儀與偉能書及藥令自死偉能得書曰果欲姊姊擅
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
乎乃飲藥死自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
是使或帝無嗣成帝既崩援立外藩仍不繁育君子
謂趙昭儀之凶孽與褒如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
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瀆泉之竭矣不云自
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
泉之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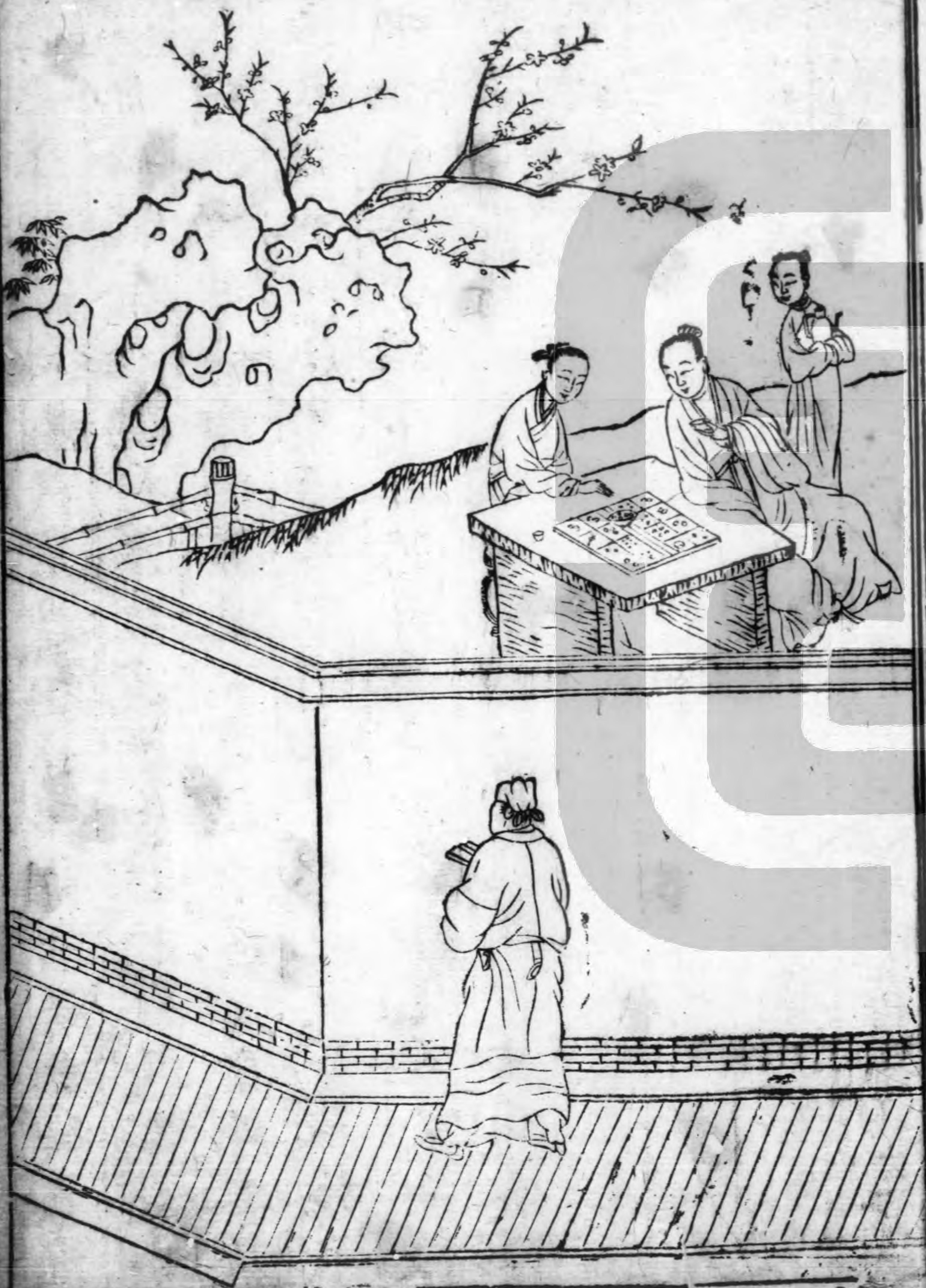
漢孝平王后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志傳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為人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禮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太師大司徒大司空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遣司徒司空左右將軍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公第司徒掾璽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前殿群臣就位行禮畢大赦天下賜公卿下至趨宰執事皆有差后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



願刻宮
作后
意當
奪后字

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嘗稱疾不朝會莽敬悼哀傷
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后
大怒笞鞭旁侍御因廢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
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
中而死君子謂太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改
意可謂節行不虧汚者矣詩曰鬢彼兩髦實惟我儀
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更始韓夫人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諂
邪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
之衆起自立為更始將軍兵威日盛遂自立為帝以
紹漢統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更始視之曰不如此
當與霍光等韓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
更始意如此更始既惰于政事而韓夫人嗜酒淫色
日與更始醉飽沉湎乃令侍中于幃幕之內詐為更
始與群臣語群臣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尚書奏事
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
紀不攝諸侯離叛赤眉入關不能制乃將妻子奉天
子璽綬降于赤眉為赤眉所殺詩云彼昏不知一醉
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飽願刻
飲



梁鴻妻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
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
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
娶扶風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賢遂求納
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
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
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
衣綺綉傳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
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麤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

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俟
光共遜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
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
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為事雖襍庸保之中妻每進食
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
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二于榮樂論語曰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明德馬后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以承至尊先人後已發于至誠由此見寵時及政事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庶達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是時宮中尚無人事皆自為舞衣袿裁成手皆瘃裂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襍錯或因有所訴恐萬分見于顏色故預絕其漸

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官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率皆羗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麗疏反以為綺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觀未嘗臨御憲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因陳風邪霧露之戒辭意甚備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說大義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疾浮華聽言觀論輒摘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

以嚴刻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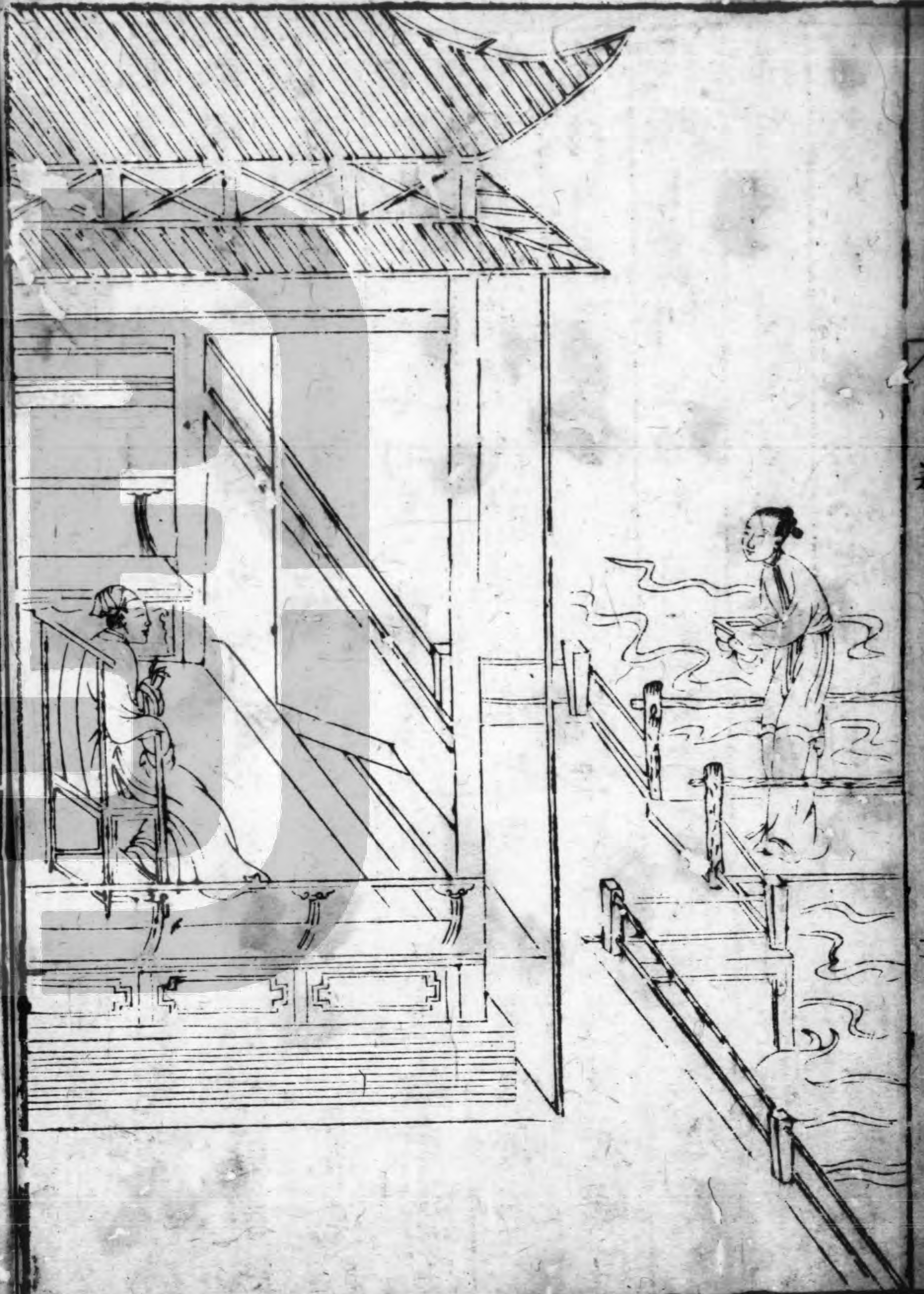
於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
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繫者甚
多后恐有卑詞妄相覆冒承間為上言之惻然感動
于是上衣夜起彷徨思論所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
克已輔佐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為虎賁中郎弟黃門
侍郎訖永平世不遷當明帝體不安召黃門侍郎防
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參
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后詔
曰外戚橫恣為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
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

令願刻

飢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今半禁
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先武帝子等今柰何欲以馬氏
比陰氏乎吾自東脩異款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
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
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眾也以為外親見
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
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
襪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謹怒但絕
其歲用冀以默止謹耳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人之
所以款封侯者款以祿食養其親奉脩祭祀身溫飽

直願刻
直願二字

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黍稷身則衣御
府之餘繒尚未乏耶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有負
言之責內亦不愧于世俗乎先是時城門越騎校尉
治毋喪起墳微大後太后以為言惶懼即時削減成
墳上下相承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
鹿樂成王入問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
飾馬不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平
主衣紆縞直領適以不得厚賜于是親戚被服如一
教化不嚴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蚕室濯
龍中后親往來占視于內以為娛樂教諸小王試其
誦論行術和樂曰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章帝過
所生章帝奉之竭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為
衆女師範在國則可為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
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梁夫人媿

媿

梁夫人媿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
 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
 于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為太子竇太后養焉和
 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竇后驕恣欲專恣害
 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
 屬移九真後和帝立竇后崩諸竇以罪惡誅放媿從
 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
 帝厚恩得見龍乘皇天授命育生明聖托體陛下為
 竇惠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冤死年獄體骨不掩

龍乘願
 劉寵幸

里願刻
樣

耳今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脫身竄伏草野嘗恐
歿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攬統萬里憲兄
弟奸惡伏誅海內曠黜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我目更
視敢昧死自陳父既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
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
枯骨妾聞文帝即位薄氏蒙達宣弟紀統史氏復興
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章疏上
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襍訊問知事明審引見
應對上泣涕賞賜義好媳既美有節行又首追建此事
上甚善之稱梁夫人擢媳夫樊調為郎中遷羽林郎

應願刻
甚善願
刻嘉寵

夷願刻
遂
三願刻
五
魏願刻
魏

將恭懷后喪乃改殯于承光宮葬為陵追謚竦為慶
親愍侯徵還母及弟等及既到乃封侯食邑三千戶
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媿還
母萬里為家門興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
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
也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八終

嘉慶丁巳吳郡顧氏小讀書堆仿宋重雕本校

宣統元年浚甲申東學錄元臨樂經樓校本



